

窥海斋

林少华专栏

村上春树和鲁迅



林少华,著名文学翻译家,学者,亦从事文学创作。现为青岛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著有《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落花之美》、《乡愁与良知》、《为了灵魂的自由》。译有《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等日本名家之作凡五十余种。

最近总有媒体和读者朋友问我电影版《挪威的森林》怎么样,让我再次想起第二次见村上春树时的谈话。那是2008年10月底的事,当时中外媒体报道《挪》将由美籍越南导演陈英雄搬上银幕,问村上,村上说确有其事。“就短篇小说来说,若有人提出要拍电影,一般都会同对方协商,但长篇是第一次,因为这很难。不过《挪》还是相对容易的,毕竟《挪》是现实主义小说。”他说《挪》此前也有人提出拍电影,他都没同意。而这次他同陈英雄在美国见了一次,在东京见了两次,觉得由这位既非日本人又不是美国人的导演拍成电影也未尝不可。至于演员,可能由日本人担任。“将会拍成怎样的电影呢?对此有些兴趣。不过一旦拍完,也许就不会看了。以前的短片都没看,没有那个兴趣。”

问及东西方读者对他作品的反应有何差异,他说差异很大,“欧美读者接触加西亚·马尔克斯等南美文学的时候,感觉自己读到的是和

英语文学完全不同的东西,从而受到一种异文化冲击。读我的作品也有类似情况,觉得新鲜,有异质性。这点从读者提问也看得出来。欧美读者主要关注我的作品的写法本身和后现代元素,亚洲读者的提问则倾向于日常性,接受方式更为自然。”另一方面,他也承认自己的创作受到美国当代作家的影响,“从他们身上学得了许许多多,例如比喻手法就从钱德勒那里学到不少。”他在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也说自己对钱德勒的文体情有独钟,“那个人的文体具有某种特殊的东西。”

说到“东亚与村上春树”这一议题时,我说我认为他对东亚近现代历史的热切关注和自省、对暴力的追问乃是村上文学的灵魂,村上说有人并不这么认为。他说历史认识问题很重要,而日本的青年不学习历史,所以他要在小说中提及历史,以便使大家懂得历史,并且也只有这样,东亚文化圈才会有共同基础,东亚国家才能形成伙伴关系。

村上的Q氏同鲁迅的阿Q的“偶然一致”,未尝不是这一意义上的“偶然一致”。

这里想特别提一下村上对鲁迅的看法。

村上的短篇集《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中有一篇叫《完蛋了的王国》,其中的男主人公Q氏是一家电视台的导演,衣装整洁,形象潇洒,文质彬彬,无可挑剔,任何女性走过都不由得瞥他一眼,可以说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精英和成功人士。耐人寻味的是,东京大学藤井省三教授在这样的Q氏和鲁迅的《阿Q正传》中的阿Q之间发现了“血缘”关系:其一,“两部作品同有超越幽默和凄婉的堪称畏惧的情念”;其二,两个Q同样处于精神麻痹状态。也就是说,作为鲁迅研究专家的藤井教授在村上身上发现了鲁迅文学基因。作为中国人,我当然对这一发现极有兴趣。这次有机会见村上本人,自然要当面确认他是否看过《阿Q正传》。村上明确说他看过。学生时代看过一次,十几年前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驻校作家时结合讲长谷川四郎的短篇《阿久正的故事》(日语中,阿久同阿Q的发音相同)又看了一次,“很有意思”。问及他笔下Q氏是否受到鲁迅的阿Q的影响,他说那是“偶然一致”。但他显然对鲁迅怀有敬意:“也许鲁迅是最容易理解的。因为鲁迅有许多层面,既有面向现代的,又有面向国内和国外的,和俄国文学相似。”

回国后赶紧翻阅他对《阿久正的故事》的品评,里面果然涉及对《阿Q正传》的评价:“在结构上,鲁迅的《阿Q正传》通过精确描写和作者本人截然不同的阿Q这一人物形象,使得鲁迅本身的痛苦和悲哀浮现出来。这种双重性赋予作品深刻的底蕴。”并且认为鲁迅的阿Q具有“一刀见血”的活生生的现实性”。

不用说,一个人能够理解另一个人——何况认为“最容易理解”——无非是因为心情以至于精神上有所相通之处。所以,村上的Q氏同鲁迅的阿Q的“偶然一致”,未尝不是这一意义上的“偶然一致”。

英国纪行

徐宏力专栏

世界是朵模糊的云



徐宏力,博士,教授,青岛大学副校长,青岛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从事美学与国学研究。

汉语之间的交流并不封闭,我们随时可能遇到老外中的内行。一个黑人男青年挽着漂亮的白人女朋友散步,听到过路华人议论其艳遇,他回头质问:怎么的?哥们儿,不服哇?一个白人男青年个子很矮,听到过路华人议论其身材,他回头解释:爹妈给的,没办法。一个非洲青年肤色很黑,听到过路的华人议论其肤色,他回头堵上一句:就你白!

贝尔法斯特的中国商会有个金发碧眼的雇员,叫威廉,他曾在天津师范大学留学,但说话没天津味儿,一口极标准的普通话。我的汉语比威廉丰富,但没他地道。不看脸,只听音,威廉是标准的中国人;不听音,只看脸,他是标准的英国人。刚来的华人英语不精,第二代华人汉语不熟,威廉成了语桥。过去,精通汉语的洋人都是学者或者神父,他们研究中国,并试图改造中国。如今普通洋人也学汉语,吃中餐,练功夫,唱京剧,买中国货,挣中国钱,娶中国妻子,嫁中国汉子,过融合式生活,在摩擦中磨合。国侨办灌制的礼品唱片,选的都是民族曲调,但都用西洋乐器演奏,旋律中有优美的文化边缘感觉,熟悉而又新奇,我们一路听着,身在摇,心在飘,世界是朵模糊的云。

一名黑人学生曾问马教授:你们中国人把美国、英国、德国、法国都译成了好词,使人联想到了美丽、

英俊、德性、法律等等,为什么把我们那儿译成“非洲”?马教授说,“非”也很好,“非常”的“非”。他说,不对,“非”是否定的意思。马教授对这种不满很是无奈。当初要译为“非洲”就好了,形容花草美、香味浓,偏旁部首中有水有草,一派自然生机,“非洲”朋友一定高兴。朋友高兴,我们也高兴。语言真是个精细活儿,用心才能用好。

近几年,华文学校的学生成分有了变化,非华族裔也来报名,成年的,未成年的都有,而且越来越多。格拉斯哥华校全英最大,引来许多印度人修读,印度原是英国殖民地,被视为一个省,跨国移民就相当于国内搬家,所以在英国的印度人很多。移民视野开阔,对机会反应速度快,学汉语格外踊跃。当地政府也相当支持华教,不但有资金补充,还免费提供社区学院的教室。学汉语人数的增加,可以看做中国综合实力提高的民间指数。有些中国内地留学生试图考取当地的教师资格证,甚至认为在那里比在国内的就业机会多,这不是因为英国经济大有希望,而是中国的商贸活力扩大了中英关系领域里的职业空间。

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会长叫武善雄,他们这些知名侨领很在意社会兼职,有的需要折叠名片才能写全。武先生最特别的头衔是“太平洋



士”,只有对公益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人才能获此殊荣,这不光是一种荣誉,还有公证效力,由他签署的证明便是信誉文件。去年在侨会上,武善雄代表世界侨胞阐述华文教育见解,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在最高规格会议上领衔发言了。武先生主持的民间组织,被称为传播中华文化的绿洲。他侨居英伦四十多年,深切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缺欠,不重视家庭教育理论,会使孩子失去文明根本,虽然国学的优点不仅于此,但他在这方面体会最深。十年前,武先生开始推动国语与国学结合的深度教育,惊喜地发现了意外收获——英国主流社会的家长们很喜欢,对《论语》培养孩子的效果交口称赞。武先生

说,不久以后,他要主持英国华文教师节,带领大家向孔子像鞠躬,不情愿者可以旁观,并不强求。只要他能这样宽容而坚定地行事,向孔子鞠躬的人会越来越来。到目前为止,汉语主要为经济语言,大多数学习者是为找工作增加机会。而在武先生那里,汉语还原成了文化语言,试图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更高层次的探索。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把事实世界建设成了意义世界,它内在于对象,是客观的“反应”,而不是“反映”。汉语作为表意文字,在意义建设上特别方便,通过语言学习会顺畅地接受东方精神熏陶,这是偏得。求内圣,修正果,更有价值。

心理红楼

吴克成专栏

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吴克成,教师、心理咨询师、专栏作家,开有音乐、绘画、摄影、心理专栏若干,著有《迷声——西方流行音乐50家》。

昨晚重看今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披红挂绿的《黑天鹅》,看到娜塔莉·波特曼跳的那段《天鹅湖》,忽然想起了《天鹅湖》的作者柴可夫斯基之死:斯坦伯克·费默公爵看出柴可夫斯基对其侄子的关心僭越了友谊与礼法,便写了控告信,让柴可夫斯基任教的法学院的学生贾科比转交亚历山大三世。贾科比为不让这粒老鼠屎搅坏法学院这锅汤,召集一千校友在圣彼得堡私设公堂,柴可夫斯基来赴鸿门宴——据说众人没费口舌,他们齐齐肃立,只把那封写着他罪状的信呈给他过目……

两天后,老托尔斯泰在书房哭成泪人,他收到了邮递马车送来的电报,上写着“柴可夫斯基昨晚在圣彼得堡因病去世”——不用动刀动枪,唇舌都按兵不动,柴可夫斯基已明白

了众人的意思。

《红楼梦》中,刘姥姥进大观园,也没见谁出面组织过“戏弄土包子”委员会,怎么老少爷们齐上阵把刘姥姥当猴耍,好像谁喊了声一二一?有白纸黑字为证: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中,刘姥姥向角门前的下人们打听周瑞家的下落,猴戏就此开了锣,角门前的奴才们听了,都不睬睬,半日方说道:“你远远地在那墙角下等着,一会子他们家有人就出来的。”好戏还在后面。第四十四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里,凤姐将大荷叶式翡翠盘里的各色折枝菊花横三竖四插刘姥姥一头,把她打扮成老妖精取乐;鸳鸯拿一双老年四棱象牙镶金比铁钹还沉的筷子让刘姥姥夹碗里的鹌鹑蛋,满碗里闹腾,如何夹

得起来?又拿出黄杨根整抠的十个大套杯,准备灌她十下子……

不是柴可夫斯基天生一双火眼金睛,一抬眼看见地狱里放出勾魂鬼对他围追堵截;也不是凤姐、鸳鸯等人吃了“通心丹”,万事心照不宣。精神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把这一切归因为集体潜意识。集体潜意识相当于一个储存库,里面储存着祖先(包括人类祖先和动物祖先)漫长的生物演化过程中世代积累的经验,人类对几乎所有事件的反应都带有特定的先天遗传倾向,即采取与自己祖先同样的方式来把握世界,做出反应,很多时候不需要逻辑推理,不需要谁喊号子,该走阳关道还是该走独木桥,一眼就能看清楚。

举个例子:我们的男祖先与女祖先在原始森林里谈恋爱,蛇觉得在公

很多时候不需要逻辑推理,不需要谁喊号子,该走阳关道还是该走独木桥,一眼就能看清楚。

共场合接吻有伤风化,招呼也不打,上去就咬他们的屁股,这被咬的恐惧就千年万年传承下来,成为我们的集体潜意识,即使我们没被咬过屁股,但见了蛇照样会吓得撒丫子就跑。

因此,见了上司就腿软,正是因为我们曾经跪惯了。其实我们天生就知道到什么山该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该上哪碟子菜,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看人下菜碟儿,那是后天的教化起了作用。你可别小瞧这教化的作用。假如一国的母亲都以大头针做笔,在儿女们的血肉之背上刺“精忠报国”,一代一代刺下去,会有那么一天,一国都是英烈;天天打躬作揖,什么时候也成不了大爷——即使以后天官赐福成了大爷也有孙子相,用《红灯记》里李玉和的话说,这叫“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